

朝花夕拾

白蒙蒙的饽饽蒿

□崔启昌

“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，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”念及朱自清先生对春雨的一番诗意描述，我猛地想到老家，想到老家淋过这样一阵春雨后，西岭、北坡、东坝上那些刚刚拱破地皮探出头来的饽饽蒿。它们含有一丝羞意的嫩叶上白蒙蒙的似是染了一些浅粉，娇小的身段可爱到不行。

一直乐意称其为饽饽蒿的——老家人不爱像城里人那样叫这种早春便抢先萌发的东西为“茵陈”，大家觉得饽饽蒿生性泼实、耐旱涝，或药或食都行，叫个顺口的名字有乡土味儿，“茵陈”则过于雅，文绉绉的有点拗口。

饽饽蒿对落脚植根之地不怎么挑剔，我老家西岭、北坡是沙壤土质，东坝和南崖一带都是黄黏土层，地力不济，雨多易涝、雨少易旱。饽饽蒿没挑三拣四，年年春来早吐绿，岁岁秋至迎风寒。这种植物本事不小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它是护肝之王，“久服轻身益气耐老、面白长年。”父亲行医，对鲜贵的饽饽蒿很珍视，常对街坊邻居们说，这种早春吐绿的野蒿子里有维生素B、维生素C，还有多达20余种氨基酸，另外还有钙、铁、硒、锌、锰、钾等微量元素，是强壮身子骨的好吃物。

早春，父亲很忙，除了上北山挖桔梗、柴胡、丹参、茅草根等药材外，更多的工夫是去西岭，顺着堰坡、地边、荒场、沟崖俯身挖饽饽蒿，择净杂草碎屑后摊在

苇箔上晒干，给用到的人们煎汤药或与别的什么为伍煮茶喝。每年春天，他诊室隔壁的仓房里一包摞一包的干饽饽蒿都码成了不小的垛。

粉蒸饽饽蒿是老人家解决春季“口淡”问题的优选好菜。住村西崖的杨叔一家六口人每年都要尝这口儿。杨婶性格直爽，乡下活儿做得利索，雨水节气一过，即使雨蒙蒙、湿漉漉的天，她也挎篮去近处的西岭剜饽饽蒿，抢在别人前头“尝鲜”。杨婶捣弄饽饽蒿就饭，惯常的方法是粉蒸。淘净沥干水分，把黄灿灿的苞米面掺进饽饽蒿里搅拌均匀，上火蒸时烧煨草，煨草火焰柔和——鲜嫩的饽饽蒿经不起劈柴烈焰的蹂躏，柔和的煨草火焰更合适。出锅后，杨婶再捣一碗蒜泥，淋进几滴花椒油，一家人围桌而坐，杨叔抿酒，杨婶和孩子们吃饭，热乎乎、香喷喷的粉蒸饽饽蒿与一碗蘸汁邂逅，这让一家老少彼此的心里陡然添了暖意、增了亲情，即便日子清苦，脸上也都绽开了笑容。

我的母亲也是拾掇家庭的好手。住乡下那些年的早春，她照例都要去西岭、去坡野，像其他村里人一样寻剜饽饽蒿。对于剜来的饽饽蒿母亲也喜欢粉蒸，另外，她还喜欢用饽饽蒿煮粥喝，苞米面粥、地瓜面粥里面都搁不少，鲜嫩的饽饽蒿随稀粥喝到嘴里几乎不忍咀嚼，那味道美得很。用饽饽蒿制茶母亲也极拿手。待饽饽蒿长得“少壮”一些时采来，剪去老叶细根清水淘洗四五遍再捞出

干。母亲在天井一角垒起灶台，搁上那口未碰过油水的铁锅后烧煨草用柔火热锅，倒入饽饽蒿，待受热均匀时用两手认真揉捻，直至饽饽蒿杀青柔软下来慢慢变干，忙碌的母亲才停手。不几天工夫，母亲炒制的饽饽蒿茶就成了左邻右舍赞不绝口的稀罕物。

住进城里若干年，每每到了春天，我都会回老家几趟，去西岭弄些饽饽蒿回来，让年迈的母亲尽可能做粉蒸饽饽蒿或制茶，帮她念念想过往的乡下时光。

快80岁的时候，母亲思维有些糊涂，看望她时我老爱泡一碗饽饽蒿茶给她。当清香四溢的茶汤入口，母亲的神情中似乎有几分若有所思，只是她没法子用语言表达。

83岁那年的春天，母亲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。收拾遗物时，我在柜子里发现了她尚未用完的大半包饽饽蒿茶。这大半包饽饽蒿茶让我长久语噎、泪流不止……

春回大地，细雨沥沥。我想，乡下老家的坡野里又该有不少新萌发的白蒙蒙的饽饽蒿了。



凡人脸谱

父亲和他的麦地

□徐小叶

已记不清，这是第几次陪父亲来七姑岭看他的那块麦地了。老家拆迁后，父亲搬迁到新城已有几年，但在七姑岭上那片尚未列入征地范围的麦地，一直都是他的牵挂。

那块麦地是父亲当年从东北拖家带口回乡时，村里承包给他的。老家搬迁前，父亲不时会骑上电动三轮车驮着娘，一起去那块麦地种麦子、花生、玉米等。搬迁后，因麦地离家远，我们姊妹几个不放心年事已高的父母跑远路，便不让他们再去，可父亲还是每年都要和娘去看上几次。每次陪他到七姑岭的麦地，老人家总会跟我们念叨：“庄户人有块麦地，心里踏实啊！”这次再来，我看着满头白发的父亲站在长满杂草的麦地里满是惆

怅，记忆的阀门不禁被打开。

当年，我们从东北回到老家后，由于家庭变故，父亲卧病在炕无法劳动，一家老少的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。仅有的那块在七姑岭上的麦地离家几公里远，母亲因忙于照顾家事疏忽了对它的打理，导致麦地每年的收成都少得可怜，种出的粮食只够全家勉强度日。

过了两年，父亲的身体慢慢康复，他对待七姑岭上的那块麦地甚至胜过自己的孩子。他用心地耕地、选种、施肥，一刻不懈怠。说来也怪，每年麦苗返青拔节孕穗需要雨水的时候，漫长的旱季却总会把贫瘠的土地几近烤碎，仿佛要倒吸地里的庄稼的水分，麦地里的麦子变得发黄，麦叶干得像刀片，一寸长的麦穗包裹着

的尽是干瘪的麦粒。

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，脸上被愁云笼罩。可他没有抱怨，而是挑起扁担，挑水浇麦。岭前岭后的大口井、河沟早就干透见底了。父亲便去几里外的旺山水库挑水，为了小麦能收成好点，父亲的肩膀和挑水的扁担摩擦发出的声音，昼夜响彻七姑岭。挑完水，父亲又细心地把水浇在麦地里。“喝吧！喝吧！喝饱了快快长。”父亲看着麦子欣慰地自言自语，脸上舒展的皱纹流露出一种幸福——那是一个农民对庄稼的怜爱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如今，父亲虽已搬进新城，离开了他热爱的故土，但是种了一辈子庄稼、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，对土地的那份感情却流入了血液、进入了骨髓……

小荷尖尖

茶香里的世界

□杨博文

奶对生活和我的爱。

奶奶曾问我“长大以后，给奶奶买什么好东西呀？”我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买茶！”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头，把我搂得更紧了……

渐渐地，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，不时地喂一口茶。起初，舌尖泛起一丝苦涩，但细细一品，便觉口齿之间被茶香充斥，眼前书上的文字也开始跳跃着生动起来。于是，我的读书时光也氤氲在茶香里。

奶奶曾说过：“泡茶也是一门艺术。”她用小勺盛起一勺茶叶放进茶壶里，倒入沸水，原本皱缩的茶叶在水中渐渐膨胀开来，如同一只只小船。奶奶把茶水倒入茶

杯，再慢慢倒回，如此反复两次，馥郁的茶香便悄然飘出。再冲泡两次后，香味转淡，变得清新自然。“茶叶泡一遍有一遍的味道。我喜欢淡茶，因为感觉它与浓茶相比，更有一种清幽的境界。”奶奶不是研究茶的行家，却将茶品出了一种艺术。

“品茶，如同品生活。”奶奶笑着对我说，“长大你就知道了。”苏辙有诗曰：“闻中茶品天下高，倾身事茶不知劳。”我想奶奶也是，饮茶对她而言是一种情趣，她是在用泡茶熏陶我的性情。

奶奶与茶有着不解之缘。在那氤氲的茶香里，有她对我的期许和爱，我在茶香里迷醉，也在奶奶的熏陶中知理懂事。

琅琊放歌

写给桃花

□周家海

春天来了
我又独自来到
那片熟悉的桃林
千朵万朵桃花悄悄缀满枝头

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乍然绽放
清晨的静谧 桃花的芬芳
在我的思绪里徜徉

我在桃花林中笑
我在桃花丛中哭
三生三世的桃花
莫笑我痴 莫笑我傻
只因我在
桃花面前许过愿
尽管我不知道
你会是哪一朵桃花

可我仍会派出
密集的阳光露珠
翩舞的蜂蝶
以及忧伤的目光
锲而不舍地寻觅你

惟见溪流潺潺照花影
尾随着一路芳草萋萋
和鸟鸣声声
若无其事地奔向了远方

春耕颂

□朱永娇

桃李在春风的灌溉间生出嫩蕊
田间的麦苗
被细雨绵绵沐浴得青绿无比
农夫梳理着田垄
眼前是一片温暖的午后阳光
躬耕身影
像一段淳朴的记忆被唤醒
轻轻地呼唤着
时光截取青草最谦逊的一部分
广场上跳起欢快的舞蹈
春耕的颂歌在大地上传播

野性的春天

□毕文金

风暖暖地吹过
汽车鸣笛之间
春天夹在缝隙里返青

城外的绿色借着夜黑奔向远方
岩石顺着一条线牵拉缕缕野性
羊肠小径一点一点迷失方向
鸟鸣新鲜 珠子般落下
溅响自己心仪的角落

山坡和沟谷任由繁花挑选
每一处涂画都恣意飞扬
引来蜜蜂成群，香气氤氲

山，河，原野由着性子滋养春天
当她丰腴的时候
会有一些脚印
咨询记不起的往事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